

尽展精湛织艺 寄托无尽思念

——天津地毯人回忆周邓纪念馆内大型壁毯《海阔云舒》创作往事

张一然

1998年2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在津落成开馆。在这座纪念馆的瞻仰厅正面,耸立着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汉白玉雕像《情满江山》。而雕像的背景,是由天津地毯工业的能工巧匠编织、名为《海阔云舒》的大型壁毯。前不久,笔者走访了两位来自天津地毯工业的耄耋老人,一位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学山,当年他全程参与、建议和技术指导《海阔云舒》大型壁毯的织作,更是《海阔云舒》大型壁毯油画稿的筹备人及主要绘制者。另一位是原天津市地毯十四厂织毯车间主任周国利,他是参与织作《海阔云舒》大型壁毯的老匠人,也是当时此项工作的技术负责人。他们分别讲述了这块贯穿天津地毯工业特色、被评为“世界之最”的大型壁毯的缘由,还有当年许多与之相关且鲜为人知的往事。

代表性的当数1974年秋中国送给联合国总部的礼品《万里长城》巨幅壁毯。这块气势磅礴的壁毯由天津市地毯二厂织就,充分显示出天津地毯的高超技艺,再现了祖国大好河山。根据1988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发行的《中国企业概况2》记载,其于1979年获国家金牌产品奖。1981年、1984年两度获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金杯。

另一个关键点,是崔学山预计,倘若周邓纪念馆瞻仰厅的雕像背景采用纯羊毛手工壁毯,该大型壁毯有机会成为世界之最。他在招标会现场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初步计算,此毯大约需要1046万6880个彩纱绒结织成。我在地毯行业工作了十几年,国内外的各种大型会议和活动也参加过许多,但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大的纯羊毛手工栽绒壁毯。现在,周邓纪念馆恰好具备悬挂15米乘8米(建筑设计计划尺寸)的壁毯,这块面积为120平方米的壁毯应该能够成为世界之最。”

至此,崔学山的发言全部结束。主持招标会的领导现场征询各企业代表和专家:“各地来的朋友们,听到崔工的这些看法后,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全场没有人提出意见。由此,“天津地毯”在招标会中脱颖而出,天津地毯工业赢得参会企业代表一致认可。

图案设计 寓意伟人博大情怀

作为周恩来邓颖超雕像的背景装饰,预计面积达120平方米的壁毯,其图案设计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几经商议,图案设计交由被誉为“国家名片”设计者、著名艺术家周令钊教授和他的夫人陈若菊负责。

周邓纪念馆的相关领导邀请周教授及中央工艺美院有关教授到馆内实地察看了现场。周教授回京后与夫人陈若菊设计了相关图案,并命名为《海阔云舒》。周教授曾特地解释过这个设计:“为什么要设计成蓝天与大海呢?一是表现周总理开阔的胸胸;二是周总理的骨灰撒进了大海,象征着永恒。”

后来,周邓纪念馆为《海阔云舒》编排的讲解词是:“象征着两位伟人耸立在高山之巅,俯瞰碧海的宏大磅礴场面。”(2007年出版的《全国红色旅游导游员讲解员大赛红色旅游讲解词精选》)

《海阔云舒》的图案定稿后,天津地毯乃至全国地毯质量的标杆企业——天津市地毯十四厂被选定为织作厂。该厂一直以产品质量优良而著称,1988年被天津市出口商品检验局批准为行业独家出口免检企业。

克服困难 绘制巨型油画稿

时间紧,任务重。根据当时的地(壁)毯织作工艺要求,需要先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绘制出定稿图案的油画画稿。崔学山立即联系留在天津工艺美术设计院创作组的老同学黄宗瑞和张兆年,另外还有地毯工业公司副经理李临潘和地毯三厂的设计师张怀海,再加上崔学山自己,他们五人马上着手筹备绘制《海阔云舒》大型油画。

绘制小组成立后,光是找寻适合的绘制场地就困难重重。一是要有能容纳高8米,宽15米画布的建筑空间;二是有足够的地方搭建供画师登高绘制的架子;三是从何处寻得120平方米的超

大油画布……似乎有数不清的困难摆在面前,但崔学山不避艰险,栉风沐雨。他回忆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大学教室和礼堂,实地一看,面积和高度都不太适合。后来想起体育馆类的场所,虽然场地合适,但租金太高。”

四处奔波,实地考察了多个场所后,他们终于在天津市委党校选定了一个大礼堂的台口处作为绘制场地。虽然场地高度不足8米,但鉴于时间紧迫,也只得将就。

解决了场地问题之后,具体的绘制难题又摆在了眼前:面积为120平方米的油画架如何搭建?如此巨大的油画布怎样解决?

崔学山回忆说:“搭建油画架的材质,前前后后想了好几种。譬如常见的木材,但长度不够只得放弃。后来,偶然间我看到楼盘工地上搭建的铁管架,从中得到启发,用其代替了传统木制油画架。”为了便于画师上下左右挪动,他请架子工搭建了便于上下的三层铁架并在上面铺了竹片。

接下来,120平方米的油画布又怎样解决呢?崔学山笑说:“总不能大量的用油画布拼凑缝制。”得益于学生时代的经验,他决定自制画布。这时他想起了天津市地毯十一厂,这个厂是专为胶背地毯生产底子布的企业,那种布厚实且大小尚可。

“我骑着自行车急忙忙就去找地毯十一厂的蔡厂长了,他听说是为周邓纪念馆绘制图案,非常积极地找出很多底子布让我挑选。”最终,崔学山选买了密度适合的底子布,缝合后,又用大量的利得粉和胶融合在一起,一遍一遍地刷在底子布上后,再反复打磨,最终自制成了一块巨型油画布。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崔学山与张怀海先生又前往天津美术颜料厂购置了整整一大箱油画色和调色油。接下来,这五位知名画师便从早到晚,一刻不停歇,花费了近十天的时间,将《海阔云舒》大型油画画稿按照一比一比例绘制完成。

据崔学山介绍,在绘制过程中,五人对照设计小稿的一些地方进行了修改,使之更灵动,更气魄。因有改动,完稿后他们邀请时任天津市有关领导、周邓纪念馆的相关领导前往绘制现场,对照设计稿进行审核。

大型画稿审定通过后,他们又设法将巨型画稿运送到了位于武清区黄辛庄的天津市地毯十四厂进行织作。

织作期间,崔学山与另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临潘主动驻扎在厂内,与该厂车间主任周国利老师傅共同指导、监督织作各个环节。由于时间紧迫,织作工人每天分早晚两班赶织。

按照工艺,进入实际织作环节,偌大的油画稿需按照技术要求被裁割成数十块,工人将一块块裁制好的油画稿别在羊毛线后面上。织作时,工人面前是经纬线,线后是画稿。工人扒开经纬线就能直面画稿。线与稿,颜色与图案必须一致。这种工作方法类似宫字格绘画法,用崔学山的话说:“这种方法极大地降低了工人的误差率,在当时算是一种保证质量的有效方法。”

解决了图案与色彩的准确率问题,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地毯机梁长度不足的问题。当时的机梁多为木制机梁,十四厂最长的机梁长度只有十来米,而壁毯长达15米。重新制作足够长度的机梁,时间不允许,也很难找到适合的木料。无奈之下,崔学山和老师傅们只得将《海阔云舒》拆分为两块毯子,由两架机梁同时编织。“当时其中一个为十来米的机梁,另一个是三五米的机梁,两个机梁织出两块毯子后再进行拼缝。”他直言,这块壁毯的编织难度太高了:两块毯子缝合处的颜色、纹样、羊毛线的纹路、薄厚、平整度等必须严丝合缝,最终的成品绝不能让人看出来有

拼合的痕迹。在多位专家和技术骨干的严密管控下,由两架机梁织作拼缝的《海阔云舒》是相当成功的。崔学山欣慰地说:“即使获知是由两架机梁织作拼缝,我相信,谁也看不出有关的痕迹。我们还是很成功的。”

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天津地毯人圆满地完成了大型壁毯《海阔云舒》的织作工作,成品于1997年12月21日悬挂于周邓纪念馆瞻仰厅。

这块壁毯的设计尺寸是120平方米,但后来参考瞻仰厅的实际建筑面积,壁毯面积最终为108.108平方米。即便如此,《海阔云舒》仍因壁毯面积最大而获吉尼斯世界之最。

在接受采访时,崔学山说:“在《海阔云舒》这块被评为‘世界之最’、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大型壁毯创作中,从竞标、提供创作素材、寻找场地、搭建铁架、自制画布、技术指导和监督等环节,我有幸参与其中,有机会为此付出了智慧、经验、努力与汗水,这是我作为天津地毯人非常骄傲的经历。”

千万彩纱绒 凝聚天津地毯辉煌

周国利是天津地毯行业知名的老匠人,他于1938年出生于今武清区崔黄口镇,1951年进城学艺,跟着城里织毯铺的老师傅们做学徒,掌握了传统手工毯的整套手艺。1980年,天津市地毯十四厂建厂后,他凭借技术好、经验丰富的优势,从地毯二厂调到地毯十四厂任技术负责人。

1997年,地毯十四厂接到重要任务,即为周邓纪念馆织作纯羊毛大型壁毯《海阔云舒》。20多年过去了,老匠人周国利对这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他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那幅巨型油画作品时,不由连呼:“震撼!宏伟!”

《海阔云舒》不仅仅是一幅画作,蕴含的寓意更是重大。但《海阔云舒》的整体图案对当时很多文化程度偏低的工人来说,实在是太抽象了。回忆当年,周国利连连感叹,直说“太不容易”。“将一幅只有蓝天白云的画作更改为工人看得懂的地毯编织图纸,这难度得多大啊!”

周国利意识到,要想将一张非常抽象的画作,改由用纯羊毛线编织的方法,以壁毯的艺术形式展现,需要通过复杂的技术手段,让蓝天有空旷之美,让白云有飘动之律,让海浪有翻滚之舞,最终要让这幅只有蓝天、白云和海浪的壁毯艺术作品“活”起来。

周国利说,这块大型壁毯的技术难关之一在于配线的颜色搭配,尤其是颜色的衔接方面。按照规律,羊毛线越多,颜色表现越丰富,但羊毛线并不是越多越好。线太多,排队时太密,织时挤不开;羊毛线少了,则容易造成稀松、软软囊囊很不美观——确定线排密度的难度非常大。

通常来说,纯羊毛壁毯采用优质绵羊毛纺纱,自下而上垒织栽绒打结制成,每垒织打结完成一层称为一道,通常以1英尺高的毯面垒织的道数多少来表示栽绒密度。通常,道数越多,栽绒密度越大,地毯质量越好,价格也就越高。新中国成立前,地毯业便以每英尺长度内绒根的纬道数作为绒毛密度的指标,常用的高档地毯有90道、120道、160道等不同标准。

到底排多少道数是正好呢?周国利制作了一个一米长左右的小样,开始是120道,一试,线太密了,没法织。然后减到110道,试了试还是有点密,又减到100道,这才感觉刚刚好。

其实,按“规矩”来说,壁毯应该是120道,但



图①大型油画稿《海阔云舒》绘制现场
图②地毯十四厂的线排小样
图③崔学山(左二)在“中国轻工总会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大会”上留影
图④周国利在织就现场留影
图⑤指导专家与工作人员在《海阔云舒》壁毯织作现场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海阔云舒》就不能按照传统的壁毯技术去对待,必须要敢于突破。周国利说,几次试验下来,毯面垒织最终由传统的120道调整到100道,这样,“工人织作起来才能让羊毛线的颜色和衔接。蓝天不能一片蓝,白云不能一块白,织出来的效果要让画面感觉‘动’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敢于打破规矩,善用因地制宜的办法创造最佳效果”。

为了确保壁毯《海阔云舒》织作质量以及应对织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难关,李临潘、崔学山、李丽丽等多位国家级专家专程前往地毯十四厂做技术指导。尤其是李临潘先生早在1988年便获得中国工艺美术者的至高荣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在配线颜色方面更是国家级专家。据周国利回忆,有的专家吃住都在厂里,时刻盯着《海阔云舒》的织作质量和进度。他们不仅做具体指导,还安排讲课培训,使全厂工人在技术上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除了要攻克技术难关,还要遵从严格的时间要求。据周国利回忆,接到任务时,周邓纪念馆的主体建筑已封顶(1997年5月13日封顶),正在紧张地进行内部装饰装修,壁毯的悬挂日期也已确定。换句话说,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完成倒计时,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工期异常紧张。

为了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地毯十四厂甄选出14名手工艺精湛的年轻工人,主要选拔标准就是脑

子灵、心细、手艺好、干活快、责任心强。这14名工人并排坐,同编织,每天都是低着头来回剪头插线。周国利说,尽管壁毯的织作性质就是低头干,但光低头干活是要出大问题的。“工人们必须一边干一边观察左右两边工友的织作进度和颜色过渡,必须保证自己织就的效果与左右两边能够和谐衔接。”

最初,每名工人每天只能织作两三厘米长度,掌握技术窍门后,很快就提升到一尺长度。对于周国利这般已从业数十年的老匠人,眼光犀利,能及时从哪怕仅织作一两厘米的细微处发现问题。“我们对质量的管理非常严格,哪怕只有几个栽绒结错了,那也得拆了重新织,一点儿马虎眼也不能打。”

周国利还提到了织作时的合作精神。他介绍说,由于《海阔云舒》是大型壁毯,这么多工人合作时,常会出现“某个工人织到花纹繁复部分,配色编织难度增大,成活效率降低”的现象。这时候,就要求左右两边的工友主动帮忙多织一点,行话叫“织宽点儿”,意思是替旁边“减速”的工友多担待一些。如此才能保证整体进度同时推进。地毯织作忌讳“各干各”,更忌讳进度不统一。

在长达四个多月的工期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那就是难免遇到工人歇班的情况。“比如一名工人请假了,那么左右两边的工人都要分摊

这部分工作量,每个人都要‘织宽一点’。这就要求大家必须熟悉身边工友编织的松紧度、图案配色的复杂度等。假使彼此不够熟悉,搞不好就得拆了重新织。‘拆活’重织最费时间,耽误工期是大事!”周国利说道。

总而言之,手工织作地毯讲究的是大伙排排坐,手艺水平、工期进度等必须一致,工友们必须团结,有谦让心、有责任心。

周国利听说,很多周邓纪念馆的参观者误以为《海阔云舒》是油画作品,根本想不到是手工编织而成的纯羊毛壁毯。年近九十的老匠人周国利骄傲地说:“这说明天津地毯人的技术是非常过硬的,工人们艺术感觉是非常好的。这幅壁毯的编织是天津地毯人的骄傲,展现了天津地毯技术的高超,记录了天津地毯工业的辉煌。”

多年前,周国利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是这样评价大型壁毯《海阔云舒》的:“提到这幅壁毯的编织工作,可以说是天津人民的骄傲,因为它是天津(市)地毯十四厂织造的。天津的地毯制造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地毯产量占全国的40%以上,是全国重要的地毯产业基地,产品有九大系列,上千个花色品种。曾创作出两幅巨作:一幅为《万里长城》,另一幅就是这块《海阔云舒》。……因面积最大而获吉尼斯世界之最。《海阔云舒》以那浩瀚的大海和舒缓的云海,寓意着伟人博大的情怀和人们对伟人不尽的思念。”